
管子權

管子権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権

地員第五十八（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襍篇九

〔讀〕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

知地之變也不知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稀
志恠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爽為恠
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萊之
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徧九服車不通于五方
四瀆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
旋五山十二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
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
之間必有庶與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
地利之齊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

有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夏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于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旣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又以載所見分所負後世更誰有足遍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纏纏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究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略介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九言水土可為外補

（評）禹貢賦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正志也其外則山海地員山海以外荒神怪此以輿内襍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註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小讀田謂穿溝瀆而溉曰悉徙謂其地無乎皆溉又易也五種無不宜

迥○按此想 條此出章 亂汗字泉及 切不係甚起 作掄札木名 梢○方蘭莫 土之民其稽 音亦秋刺子

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通）墳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為上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謂土之所入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猴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

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塵脆也)唯宜黍秋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落(音墻土既塷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廧及蘇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過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秋與茅其木宜樕棫桑(樕木名擭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滿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糗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illegible]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

趙曰按此言呼以將土地之音相類從五聲者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蓨（萍蓨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

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注)下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王一施土之善唯五浮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矣以土合音以音候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之後先叙叶五聽

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略矣攬者以陸離錯襍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亾亾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

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通）庚金剛庚泥泥剛也不可得泉庚續其廣此青龍居又沙泥扣[illegible]故不可得泉也赤壤𪋻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怯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illegible]）自墳自陵至山十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

高陵上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風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其培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注注鍾靈為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脉氣所落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蛟飛狀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脩氣在中

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山得水為上相者眼就乾濕視此為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𨛭鑿之二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

道○萑青追孔蔚草也一作雅

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並其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𧄍葉亦草名稚生葉無莖在𧄍之下𧄍即鬱也注周所謂鬱西之𧄍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參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瘠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格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是潤也）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

疑○扶字誤從音來木六切

黄或白或黒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怷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怷裂也橐土謂其土多怷裂大若橐多裂故蟲惡之易全怷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裂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蔭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彤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

蔂一本作纍。蔂葦同。大葦草葦也。小葦雚也。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揄而藏之。若衆練緵。五臭疇生。

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蔂欲有與

各大者不類。欲有扶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揄而藏之。

若衆練緵。言細麻既治端而叢然若練綵五臭疇生。疇類也謂為叢而種也

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

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　竭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

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

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者青怷

以菭。菭音苔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菭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

埊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墳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遠長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寅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麖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位磨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菭（菭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分然灰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歛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之不如其二分餘放此）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

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骨碎如末）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蘟草名）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茸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㤅五㤅之狀廩焉如壏（壏猶彊也）通下有濂以肥毋壏與濫同澗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莖葉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㤅上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

言其粒大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屬屑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

如僕纍（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顛拾相叶便于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襍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于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自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恃力（謂驕而恃力則所爭鬭）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通）（極止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極）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澡手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作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於教一周則）

從長者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必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以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胾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
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為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
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之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
二斗三飯食又二毁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別實故曰挾
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敍也謂
食者則以其所盡之斷而進 通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又
君未覆手不敢飱此同嗛以齒之禮也周則有始
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
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使斂所

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
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謂振其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
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
還而立并屏藉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
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
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所灑水將掃之故
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其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于戶側。謂倚其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謂動也不得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埽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埽之糞穢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謂箕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向己也謂以箕葉向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逝本而作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其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謂未然之燭所以錯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櫛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當燼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矩法之蒸閒容

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炎之隨必令宏 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炎之 捧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 所以財緒也 椀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櫛燭者有墮即 令其次代之也 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將衽席則當問其 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襍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亡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榷卷二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形勢解第六十四

評　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若演

其說而解之拘俗淺謏無所發明亦無証解時
或牴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體勢頗與諸偽篇
相類意當時學者宗而解之又以已意附之或
有別行未必篡附秦火之後人見形索影篡為
一帙遂至亂本耶七法等文理甚以又下註脚
其人之猥無識可概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
為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詁註疏不同則天地間
傳注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仿文
立論自相自發雖本宗時誤自成一說其尒出

于此他皆經生家門戶耳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矣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

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

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

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
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
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
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
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
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
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

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得民而後成其

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

鄉而怨若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

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

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

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

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禍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彊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
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
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
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
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
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
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
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

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

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

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

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餈〔疾移切慊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甞貪則不肥故曰甞

貪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

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辛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

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
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
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
不塞故曰墜岈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
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
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

嘗懈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

養民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

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

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

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

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内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

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

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

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

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

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

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衷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

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

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禮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
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
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
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
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
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

遠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盖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

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卷終